



看見性別政治，開展性別意識



游美惠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性別教育研究所 教授

壹

前言

2016年1月16日臺灣人民透過民主選舉，選出了第一位女性總統蔡英文女士，開創了歷史新局，關心性別議題的教育工作者或婦女運動者，無不雀躍欣喜，女性參政在臺灣的奮鬥努力似乎有了不錯的成果；但是，也有很多人紛紛提問：「選出了一位女性總統，臺灣就性別平等了嗎？」答案當然是否定的，性別平等的目標追求，仍待各方齊心努力，才能逐步推動相關工作，漸漸改善過往的文化觀念與不平等的社會制度。

女性主義者主張：性別對每個人來說，都是個敏感的議題，因為每個人都有性別，或者說每一個人都是有性別屬性的個人，個

人如何展現自我，難免有其性別意涵，不論是生理特徵或是社會的性別期待，個人難免都會受到或多或少的影響。再者，性別關係會牽涉到個人與同性之間、異性之間的關係，甚至也牽涉到我們最親密的人際關係，包括家人、情人間的感情。因此，對每個人來說，性別議題都是切身關己的，所以也就可以說沒有人能自外於「性別政治」（gender politics）。性別政治其實是指性別權力關係。女性主義者 Kate Millett 在其 1970 年出版的《性政治》一書之中，將性政治裡的「政治」做了一番定義，此處之「政治」指的不是選舉、主席和黨派等傳統的政治觀念，而是指「將權力結構化的關係與安排，在其中有一群人

被另一群人所控制¹」；所以性別政治此一概念，就指出了性別關係是牽涉到宰制、壓迫或剝削的社會關係，而且，社會資源的分配以及人們對自己和他人的觀感與評價，都受到性別因素的影響。所以我們應該以自身經驗為基礎，敏感察覺並正視權力關係及其運作對個人和社會所造成的影響。

本文將從「女總統」談到「好爸爸」，從公領域談到私領域，讓讀者發現確實是「無處不性別」。以下分三方面來申述，若想要漸漸改善過往的文化觀念與不平等的社會制度，可以從哪些觀念著手，澄清迷思，建立正確的認知以進行「性別意識培力」。

貳

公領域中的性別政治：澄清「只看能力，不看性別」的迷思

在面對女性從政或是遴聘女性擔任要職時，大家常會提到「只看能力，不看性別」，但性別身分與特徵明明就存在，「只看能力，不看性別」真的有可能嗎？連帶的，在既有的社會結構條件下，個人的性別經驗與處境也是有差別的，為甚麼要迴避去談論它呢？通常，男性從政或擔任要職，不會有人提到他的「性別」，好像「男性」不是一種性別身分似的；但事實上，身為「男性」，的確影響著一個人的思考與世界觀，「男性」的成長經驗也會影響他對於社會重大議題的看

法與感受。整體而言，男性不見得較女性優秀，就像女性不見得較男性優秀一樣，我們只是希望（性別）差異能被看見與承認，而不是用「只看能力，不看性別」來作為不願拔擢女性擔任要職的搪塞之詞。

誠如陳韻如在一篇投報文章所指出的：「政府官員的階級、族群、性別、性取向和執政能力或平權意識，並不直接有關連，但是同質性高的執政團隊，即使有再好的能力，也無法完全理解社會其他群體的生活處境、所遭受困難和期待被解決的問題。在民主社會裡，任何社會群體都不期望自己僅被當作『議題』納入考慮，而是能夠參與決策過程。即便無法預期女性就會提倡女性權益、年輕人就會關注世代正義，但是可確定的是，期望男性代表女性、年長者知道年輕人的處境，將更加困難²」。所以，所謂「依能力挑選」的行政官員，若都是年長男性，並非偶然，可以說是政治權力菁英網絡封閉帶來的結果。

另一方面，女性本人也常用「只看能力，不看性別」的說法來避免強化自己的性別特色，但是這樣的做法或說法其實是危險的，一方面，性別是不容抹滅的差異事實，何需急於否認，另一方面，為何不積極擁抱自己的女性身分與經驗，作為行事考量的重要基礎，讓施政或決策更具有性別差異的敏感度，反而可以樹立特色，讓自己有別於「男流」的政治或領導人物，更開啟出清新的視野。曾經有學者介紹過「女性官僚」（femocrat，

1 引自丁凡譯，顧燕翎刪修（1999）。Kate Millett 著。〈性政治〉一文，載於顧燕翎、鄭至慧（主編），女性主義經典（頁 76-97）。臺北：女書文化。

2 引自陳韻如 2016 年 5 月 7 日於聯合報民意論壇的讀者投書。



也有人將之翻譯為「女性主義官僚」），在世界上某些國家的政府體制當中，的確可以發現女性主義者的身影，例如澳大利亞、加拿大或瑞典等北歐的一些國家中，而這些官員也的確將其女性主義素養融入施政當中，在教育、就業權和其他政策領域具有貢獻³。黃淑玲探討瑞典性別主流化實施模式的文章之中也曾明白指出：1980年代，瑞典的女性主義政務官與女性主義官僚是打造瑞典國家女性主義的推手，她們更是瑞典開全球先鋒於1994年就推動性別主流化的功臣⁴，她們和其他歐盟國家婦運者也協助聯合國第四次世界婦女大會議明白揭櫫性別主流化的北京行動綱領，對於全球世界的性別工作進展影響重大。



拆解「公私領域性別二分」的對立

2016年3月8日「國際婦女節」的這一天，我有機會參與某個地方政府所舉辦的慶祝活動，會中安排了幾位事業有成的傑出女性分享其一路走來辛苦奮鬥的心路歷程，同時也分享其時間管理策略，以及其如何獲得家人支持而能在專業生涯全力衝刺的生活經驗。我充滿期待專心聆聽，沒想到我卻聽到這些「傑出女性」理所當然地指出女人應該

先把家顧好的訴求，其中一位甚至明白地說，如果妳別把碗留給丈夫洗，妳能把小孩都顧好，先生怎麼會不支持妳往專業好好發展？一時之間，我彷彿時空錯置，不敢相信這是在一個慶祝婦女節的活動之中所出現的座談分享，臺上的與談人完全沒有性別平等意識，靠個人的「幸運」和「努力」，如此而事業「傑出」，這是我們要追求的境界嗎？另外有一位傑出女性則很開心地說，她從結婚之後，從來沒有下廚煮過飯，結果坐在我身旁的一位女性立刻小聲回應「那她應該交待她日常的三餐都吃什麼？誰煮給她吃啊！」的確，若非她「幸運」有個「媽媽」、「婆婆」、「老公」或「家事管理員」、「外傭」幫她張羅三餐，難道她天天外食嗎？這些「柴米油鹽醬醋茶」的家務事，難道不是為數眾多的職業婦女天天必須面對的生活大事嗎？

在研究所「性別社會學」的課堂上，我和學生常常討論到公私領域的僵化分工模式對於性別角色與性別關係影響重大。「男主外，女主內」在當今社會雖然被認為是傳統，已過時的性別規範，但其餘韻不止，仍然糾纏在大多數人的腦海與內心之中，甚至造成刻板化的效果。隨著社會生活的變遷，傳統的性別分工模式已不適用，舉例來說，雖然整體來說，女性在就業市場仍居於劣勢，但是伴隨著男性失業率上升、福利社會提供的經濟支援，以及女性力量的日益強大，不少家庭的男女經濟地位日趨平等，如何能夠苛求妻子扛負工作與家務雙重壓力？傳統家庭中的男性，可能會因為妻子也外出工作，被迫幫忙做點家務，但是這不夠，男人必須認清家務與照顧小孩是夫妻共同責任。另一方

3 相關討論可以參考《性別的世界觀》（劉泗翰譯，Raewyn Connell 著。臺北：書林）一書之第七章。

4 黃淑玲（2014）。〈全球典範！？瑞典性別主流化實施模式〉。《公共治理季刊》，2（2）：69-82。

面，我們也不應該抱持傳統老舊的觀念，片面要求男性要全面負擔「賺麵包」重責大任，萬一經商失敗或是失業了，家庭經濟頓時陷入絕境，又該當如何？

況且，以「家庭主婦」來說，做過家事的人都知道它絕對是個工作，沒有任何工作的性質和它一樣，它提供個人服務、沒有薪水、永遠做不完，也沒有休假和保障。我們如何能期待已婚女人安於這樣的處境？況且，我們也可以參考英國女性主義者安·歐克里的論點，她曾將家事區分為家務勞動與扮演家庭主婦角色，前者是不斷重覆、無止盡的工作，後者是女性對家人關愛照顧以及建立一個家。歐克里認為許多女人對家事感覺矛盾，是因為她們討厭重覆單調的家務勞動，卻喜歡照顧家人⁵。所以私領域中的「工作」其實也相當複雜，我們要培養性別平等意識，應該首先要認清這一點。

肆

私領域中的性別平等實踐：當爸爸可以啟動性別平等意識的開關

每當父親節即將來臨前夕，總有一個笑話在通訊群組之中廣為流傳，提到「父親節」其實是「付清節」，強調爸爸「賺麵包」的角色重擔，晚近，這個笑話更被加油添醋，多了一些調侃和描述，提到古時候父親叫做爹，父字下面一個多，代表爹話最多，爹作主；但現在的父親叫做爸，父字下面一個啞巴的巴，表示父親在家要少說話，拿錢回家就好。

這類笑話一直被傳誦著，同時也在建構一種神話，讓大家誤以為理想的父親就是扮演好「賺麵包」的角色即可；但現實生活之中，許多爸爸根本不賺錢養家，許多媽媽內外兼顧，同時辛勞操持家務，又要扛起家庭生計之重擔，只為了撫養子女長大成人，當然也有許多負責任的好爸爸，不只賺錢養家，更為教養子女費盡心思，努力陪伴，在作家蔡詩萍先生 2016 年所出版的新書《回不去了。然而有一種愛》之中，花了許多篇幅刻畫他作為一個「老爸爸」和女兒之間的親密互動，感人至深，他寫道：「有一種愛，若是沒有妳，我至今無法理解。理解我對時光之轉瞬，對生活之平凡，何以有了不一樣的對待。」這句話中的「妳」，就是指他的女兒，在書中他花了許多篇幅，細述他對女兒「日常而細瑣」的愛，這樣的文字，滿懷情意，沒有實實在在操持照顧子女工作的爸爸無法體會與領略。雖然在書中，蔡詩萍先生沒有疾呼性別平等，但是這樣一個愛女兒的爸爸難道不會期盼這個社會是公平正義，讓他的女兒可以安全成長且能自在發揮長才的性別友善社會嗎？有一種愛，是父母親為子女無怨付出的親情關愛，讓我們知道人生路上，「一家人」的親情聯繫可以成就許多的美好，包含讓社會文化更性別平等的那種「美好」。

多麼不容易啊！讓一個男人可以超越自己的性別身分看見社會文化中既存的「不合理」，當爸爸可以是一個啟動性別平等意識的開關，開始「看見」，開始「行動」！其實我在許多公開演講的場合提到這一點，也常常會引來一些「爸爸們」的回饋，他們真切的告訴我他有女兒，他真的希望女兒不

5 以上兩段文字，改寫自何穎怡譯（2000）。《女性研究自學讀本》。臺北：女書。



要因為傳統的性別文化或性別偏見、歧視而受苦，有一次，一位在公務機關任職的男性聽眾甚至是私下走到講臺前眼眶泛淚的對我說，作為一個想替女兒發聲的爸爸，他對性別議題的探討很有感覺！所以，我們也許可以對更多的「爸爸」喊話：請想想你可以為你的女兒做些什麼？積極促成「性別平等的公義社會」可以改善女性的社會處境，對於愛女兒的爸爸們來說，這絕對是一項有意義且相當重要的工作任務！

事實上，就算沒有女兒，一個常常參與照顧工作的爸爸，絕對也可以促成性別平等的社會價值更受大眾重視，因為在照顧幼兒的日常工作中，會培養出溫暖體貼與呵護關懷等特質，而這些特質和性別友善的態度息息相關。舉例來說，作家李濠仲先生在《挪威人教我比工作更重要的事——不用加班、不用存錢的滿足人生》一書中提到他自己初抵挪威的一刻，旋即感受到滿街推著嬰兒車的白人父親是一項顯而易見的街景特徵，挪威政府賦予為人父者有全世界最長的十三週父親育兒假，這制度也帶動了價值觀的改變，許多挪威男人不以事業飛黃騰達為己志，但求在家務中實現自我，建立了一種陰柔的人生觀。在挪威，男人、女人都可同等享有追求事業理想的權利，但也一併被交付了無分輕重的家庭責任；李濠仲在〈女性化社會〉一文之中指出：挪威作為一個「女性化社會」，也可能大舉牽動了一整個民族的思維機制，例如遇事習於對話、妥協的處事原則，而非鼓勵強者為上；強調的是冷靜、團結、互相依靠，而非動輒訴諸武力解決。在這個國家，聰明、強大者未必獲得褒揚，低調、

謙遜才是普世美德，且不分男女，全都一體適用⁶。

伍

結語

「個人的就是政治的」（The personal is political.），日常生活、人際互動與制度設計等面向，「無處不性別」，所以，要培養性別平等意識也可以多管齊下，見縫插針，努力讓自己拓展視野並做同理連結。目前國家積極推動性別主流化政策，其中「性別意識培力」是一項重要推動工具，要增長個人的性別平等意識，其實就是要有一項基本認知：不要認為「性別」是不重要的小事，不要否認性別權力運作的現實；要知道：不論是從運籌帷幄的國家政策，或是在枝微末節的日常作息中，性別政治無所不在。我們可以超越個人的處境與際遇，看見更多改變的可能性，才能逐步促成社會的性別平等。

6 李濠仲（2013）。〈女性化社會〉。《挪威人教我比工作更重要的事——不用加班、不用存錢的滿足人生》，頁 242-253。臺北：大雁文化。